

# 張敬堯故都伏法

## ——白世維鋤奸記

### 兩顆子彈百萬雄兵

中外雜誌十六卷第五期于國勛先生的「民族復興運動記」，及十七卷第三期費雲文先生的「戴雨農與鄭介民」，都曾提到白世維擊斃張敬堯，惟略而不詳，讀後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似不能滿足讀者的希望。許多朋友知道我和世維兄交情很厚，也曾多次詢問經過詳情。

誅除漢奸張敬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確轟動一時，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重要大事件。尤其因為擊斃的地點在北平東交民巷，東交民巷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勢力範圍，駐有軍隊，有兵營，平時戒備森嚴，不准中國軍人進入。而白世維居然在日本兵營緊隔壁的六國飯店，不動聲色，打死日本軍閥豢養的大漢奸，中華民國的大叛徒，能不震撼中外嗎？張敬堯一死，不特粉碎了日本軍閥「華北特殊化」，利用漢奸，製造傀儡組織，實施所謂「以華制華」的迷夢。也使那些數典忘祖，寡廉鮮恥，甘心做漢奸的民族敗類，聞而喪胆。再不敢憑藉日本軍閥的勢力，明目張胆，為非作歹，毫無顧忌，為虎作倀了。白世維僅用了兩粒子彈打了兩槍，使華北維持了四年小康局面，足抵百萬雄兵，在經過四十二年後的今天，不值得詳細敘述嗎？

日本軍閥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以武力侵佔我東北四省後，食髓知味，進一步要使華北特殊化，拿

出一千萬元的龐大資本，收買曾經做過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負責發動天津方面的暴動；收買曾經做過湖南督軍的張敬堯，負責發動北平方面的暴動。爲配合平津大暴動，先要謀刺我主持華北軍政兼北平軍分會委員長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造成社會紊亂，政治真空，然後在日本軍閥武力支持保護之下，孫傳芳和張敬堯出面組織華北偽組織，造成華北特殊化。孫張聯絡舊部，已經成熟。刺殺何部長的兇手也已買妥，馬上就要開鑼了。他們用五萬元收買了一個軍分會能够接近何部長的低級職員。這個被收買的人，天良未泯，仔細一想，爲了五萬元，就出賣華北，背叛國家，殺害長官，太不合算，太那個了，所以他向何部長自首，揭發日本軍閥和漢奸們的陰謀。

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使何部長相當震驚。如果敵人的陰謀成爲事實，不僅危及他個人的性命，平津兩地也要糜爛，兩百四十萬老百姓更要遭受塗炭，華北的局面也將不堪收拾。何部長立即召見戴笠先生派在華北的負責人鄭介民先生，命令他釜底抽薪，迅速剷除策劃北平暴動的張敬堯。並且指定，必須選一位黃埔同學，來執行這一項艱巨冒險的革命任務，給予獎金三十萬元（當時兩個步兵師一個月的經費）。

鄭介民先生當即召集戴雨農先生派在北平的負責人陳恭澍（黃埔五期）和天津負責人王天木（日本士官）商討，研究怎樣執行何部長交付的任務。陳恭澍認爲在北平的二十幾位黃埔同學，祇有第七期的山東白世維同學能够完成這項任務。因爲他勇敢機警，胆大心細，信仰堅定，有犧牲精神，剛結束了義勇軍的工作，來到北平。

當年白世維祇有二十四歲，「九一八」以後，他痛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得寸進尺，決心進行直接抗日工作，由河北省黨部派他爲撫寧縣黨務宣傳員（該縣祇有黨員一人，且在東北大學讀書），兼任撫寧、臨榆兩縣

民團教練官。這兩縣都靠近萬里長城，與東北僅一牆之隔。他組訓了兩千名精壯的民團，成爲保衛家鄉的強壯力量。後來東北抗日救國會會長朱慶瀾先生聽說他是一位極猛勇的愛國青年，又是黃埔學生，委他爲東北義勇軍第二十七支隊司令，他有了這個名義，經常率領撫榆兩縣的民團越過長城，襲擊敵人，破壞鐵路兵站等設備，給予敵人極大的打擊，成效卓著。日本關東軍和特務機關已經知道黃埔學生到東北抗日了。

### 鄭介民贈槍壯其行

白世維來到台灣，曾做過高雄縣和台南市的警察局長，認真負責，親民愛民，不畏權勢，公私分明，地方各界人士不但對他沒有反感，反而既敬重，又愛護。民國四十二年，台南市改選第二屆議員，他已由警察退休，順利當選爲台南市市議員，又當選爲副議長，成爲本省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位外省籍的副議長。第三屆市議員又當選，因爲反對公園內設變電所，憤而辭職，五十二年以高票當選台灣省第三屆省議員，五十七年又當選連任第四屆省議員。他以一個退休的窮公務員，山東人，居然當選省市議員，代表民意發言，達十四年之久，他爲人如何？可想而知。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上午八點鐘，鄭介民在北平北長街甲十八號，和白世維見了面，陳恭澍是介紹人，王天木也在座。

「日本軍閥收買了漢奸張敬堯和孫傳芳，圖謀在平津暴動。並且要刺殺何部長，造成混亂局面，然後成立華北偽組織。我們爲了穩定華北，粉碎日本軍閥的陰謀，必須除去這兩個大漢奸。我們已經調查清楚，張敬堯

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我們決定先從他下手，立刻行動。」鄭介民先生對白世維說明情況和決心以後，接着詢問白世維：「許多同學都說你忠誠勇敢，祇有你能完成這項神聖的任務，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承擔？何部長已經準備好三十萬元獎金。」

「鄭同學：」白世維很嚴肅地說：「世維受國家培植，參加革命，早已許身黨國。況且爲民族生存，爲國家除奸，爲保障何部長的安全，以及使北平一百三十萬老百姓免受暴亂的塗炭，義不容辭，願意接受這項任務，準備犧牲個人生命。至於三十萬元獎金，以如此鉅金給予革命軍人，跡近收買，無異侮辱，會降低我殺賊成仁的勇氣。世維自己衡量，這條命也不是三十萬元可以收買的。要我幹，就請何部長下令好了，獎金不必。」

「這次任務必須完成，這就是何部長的命令。」鄭介民先生又說：「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歸於盡。絕對不能讓日本人捉去，增加政府的困難。不幸因此犧牲，你對家庭有甚麼交代呢？」

「家有父母，兩個哥哥，還有老婆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兒白宗蕙。」白世維的心懷，真像當年荆軻易水話別，那麼悲壯。他很慷慨地說：「不幸犧牲，家中生活不成問題，希望國家對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顧。如果達成任務，還能活着回來，我不希望別的，祇希望保送我進入陸軍大學深造。」

「這些都不成問題。」鄭介民先生滿口答應，隨着將身上帶的一支自衛用的四九一四四一號毛瑟手槍遞給白世維，帶着七粒子彈。又叮嚀着說：「再帶上一枚炸彈，萬一手槍失效，或者情況緊急，也好用來同歸於盡。」

「不需要帶炸彈。」白世維肯定地說：「我雖不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兩顆子彈足夠解決張敬堯。萬一失

手，任務失敗，一顆子彈會結束我自己的生命。請你放心，白世維絕不會活着落到日本軍閥的手裡。」

談完話，已經快九點鐘了。當時所了解的情況，張敬堯化名常石谷，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三樓，一連開了四個房間，很可能有一間是供孫傳芳住的。張敬堯抽鴉片煙，每天睡到正午十二點鐘，才起床。他雇用了四個保鏢，每天下午一點鐘才到六國飯店。所以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鐘這一段空隙，是下手的最好時間。四個人商量的結果，決定當天中午就着手行動。可是白世維並不認識張敬堯，時間倉促，一時又找不到張敬堯的照片，該怎麼辦？王天木說：「不要緊！我認識張敬堯，我陪你去六國飯店，指認給你。」

又決定：由陳恭澍負責巡邏聯絡，準備汽車，選用司機；威南譜到東交民巷西口外面接應，由陳恭澍去通知。白世維喝了兩杯高粱酒，精神煥發，膽氣豪壯，偕同王天木到前門外，買了一雙布底鞋，換下腳上穿的皮底鞋，跑起路來比較方便些。

### 洗手間裏一男一女

十一點多鐘，王天木和白世維到了六國飯店，王天木講日本話，和日本人一模一樣，用了個日本人的名字，以日本大昌洋行買辦的身份，在三樓上，張敬堯房間的斜對面開了一間房間，白世維變成買辦的隨從。六國飯店把說日本話的王天木，當做真正日本人看待，非常客氣。六國飯店各個房間的衛生間，都在走廊的一面開個窗戶，祇要窗戶開着，在走廊上可以看清衛生間的一切情況。白世維爲了走廊上行動方面，不使茶房疑心，故意告訴茶房：「我們買辦的脾氣很不好，有人來找他，千萬不要驚動他，務必先和我打個招呼！」

好像天助白世維成功，也許是張敬堯惡貫滿盈，張敬堯房間的衛生間，窗戶敞開着，十二點鐘剛過，白世

維走過去，向裡面一看，一男一女面對面，手拉手，很親熱地站着。面孔看不太清楚，祇看見女的很年輕，小巧玲瓏；男的瘦高個子下巴好像有一縷長毛，大約五十歲。趕快走回房間，把所看到的情形，告訴王天木。

「不錯！那小子就是張敬堯。」王天木好像親自看過一樣地肯定說。

「那麼我就幹了！」白世維一分一秒都不肯浪費，一面說話，一面從枕頭下面拿起手槍，檢查子彈，握在右手，放下捲着的大樹袖子，遮着手槍，準備向外走去。

「稍待一刻，我先下樓，好指揮汽車司機，接應你。」王天木說完，匆匆忙忙，搶先走出房間，下樓去了。

時乎不再來，時機一瞬即逝。白世維不敢怠慢，緊跟着王天木走出房間。走廊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他走到張敬堯房間的衛生間窗戶外面，看看裡面的情景，沒有絲毫變更。他的動作閃電一樣的快速，對準男的背心，一連打了兩槍，眼看那傢伙立刻摔倒在地上，女的驚嚇的大聲尖叫：「殺人了！殺人了！」

白世維趕緊向下樓的方向奔走，幾乎是兩步併做一步。有六七個茶房間聲奔來，正和白世維碰個正着，遮住他的去路。白世維舉起手槍，對準那些茶房，厲聲喝道：「我在打漢奸，不關你們的事。閃開！不要動！」

那些茶房看見他滿臉殺氣，像天神一樣的威風。他的手槍好像指着他們每一個人的心窩。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經驗過，都被他這一聲吆喝嚇呆了。有的腿軟，站立不住，跪在地上，祇顧磕頭；有的舉起雙手，靠緊牆壁。白世維感覺有些眼花撩亂，顧不得看清楚四週的情景，急急忙忙，奔下樓去。一個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來，飛快奔跑。樓下好像不知道三樓發生了甚麼事故，誰也沒有注意白世維衝下樓來。正好電動門轉開，趕快衝出去。

衝出六國飯店的白世維，這時才鬆了一口氣。抬頭看看日本兵營，營門外的日本衛兵，荷着槍走來走去，看樣子有些閒情逸致，大概對於六國飯店發生的驚天動地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王天木早已打開汽車車門，向衝出六國飯店的白世維招手。他們兩人趕緊上了汽車，命司機開足馬力，馳出東交民巷。在巷口，王天木看見威南譚，向他打了個手勢，要他趕快離開。

「幹得怎麼樣？」汽車開出東交民巷，王天木在車上問白世維。

「我祇看見那傢伙摔倒在地下，女的喊叫殺人了，我就衝下樓來。」白世維的頭腦有點昏亂，這樣漫應着

「打了幾槍？」王天木又問。

「大概兩槍，對準那傢伙的背心打的。」白世維回憶剛才的一刹那，突然感覺有些心慌，好像腿也沒有力量了。

「是不是打死了？」

「眼看那傢伙很快倒下去，是不是死了，我也說不來。」

### 槍聲響驚走孫傳芳

汽車開到絨線胡同，白世維下了車，改乘一輛營業汽車，到達西城臥佛寺街的徐家。換了一身衣服，把手槍埋藏在院子裡，洗了一次冷水臉，清醒頭腦，再坐黃色車到按院胡同王雲蓀家裡，這裡是他們預先約好碰頭的地方。一會兒陳恭澍、王天木來了，又過一會兒，鄭介民先生也來了。他看見白世維安全回來，非常高興，

趕緊同他握手致賀。白世維把經過情形作了一番口頭報告，雖然他親眼看見張敬堯摔倒在地上，是否的確死了，誰也不敢確定，無法報告何部長。介民先生着陳恭澍立刻派人到六國飯店，調查張敬堯究竟死了沒有。

這一年，東交民巷的安全警備，正由日本負責值年，況且在日本兵營緊隔壁六國飯店發生命案，被打死的人又是日本軍閥豢養的大漢奸。所以，日本人感覺到丟盡面子，憤怒異常，想捉住打張敬堯的人，東交民巷已經鬧的風聲鶴唳，派誰去調查呢？陳恭澍想，絕對不能派自己去，左想右想，終於想到應元泰西服店的老闆應元勳。應元勳寧波人，是一位非常愛國的商人，最痛恨日本軍閥和漢奸敗類，而又非常崇拜陳恭澍、白世維等愛國青年。陳恭澍知道應元泰常常給六國飯店的住客做西裝，立刻去找應元勳，要他跑一趟六國飯店，調查實際情況。

應元勳毫不遲疑，慨然應允。立刻拎了一套西裝，趕緊去六國飯店，假裝給張敬堯送西裝，踏進張敬堯的房間。被那幾個保鏢臭罵一頓：「督軍現在德國醫院，快要嚙氣啦，你還送甚麼鬼西裝？」

從保鏢的口裡，知道張敬堯的確被擊中要害，命在旦夕。鄭介民先生一方面給南京發電報，一方面趕緊赴中南海，向何部長報告經過。當天晚報上登出六國飯店住客常石谷被刺的消息，還沒有詳細的報導，第二天的早報上才刊出驚人的消息，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軍張敬堯，被愛國青年打死的，真是大快人心，個個喝采叫好。

從早上八點鐘談話開始，到下午一點鐘完成任務，前後不過五個多小時，白世維除奸，幹得乾淨俐落，日本軍閥找不到絲毫借口。六國飯店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真是手足無措。事後知道，孫傳芳就住在張敬堯的隔壁房間。他非常機警，一聽到槍聲，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作賊心虛，感覺到情形不妙，不知道究竟有



多少人來除奸，怕得要命。爬出窗戶，跳到日本兵營，日本人才知道六國飯店發生事故，趕緊採取行動。那曉得白世維比他快得多，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孫傳芳心想，住在東交民巷，日本兵營緊隔壁的六國飯店，張敬堯都會被人打死，足證日本人並不能保護他們。做漢奸，人人皆曰可殺，張敬堯的下場，不過如此，他又何苦再供日本人利用呢？返回天津，不再幹漢奸賣國勾當，平津大暴動，就這樣雲消霧散。日本軍閥白白花了一大筆骯髒冤枉錢，華北也沒有特殊化。

這種冒險犯難，不計個人利害的勇敢事實，白世維從來不向人提及，偶然有人閒談起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他自己認為是平凡的事，但就當時整個華北局面來談，對國家的功勞太大了。薛仁貴三箭定天山，白世維兩彈安華北。他的英勇故事，埋沒有四十多年，一直到現在，才由干國勛和費雲文兩先生揭發出來。既已事過境遷，說出來沒有任何影響，何不予以詳細敘述呢？因撰「張敬堯故都伏法」以饜讀者。